

中国当代少年小说

# 画眉

玉清 著

HUAMEI HUAMEI HUAMEI



河北教育出版社





中国当代少年小说

ZHONGGUO DANGDAI SHAONIAN XIAOSHUO

# 画眉

## HUA MEI

玉清 著

YUQING ZHU

中国当代少年小说·绿蟾蜍丛书

画 眉  
玉 清 著

---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城乡街76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 7.375印张 127千字 1998年5月第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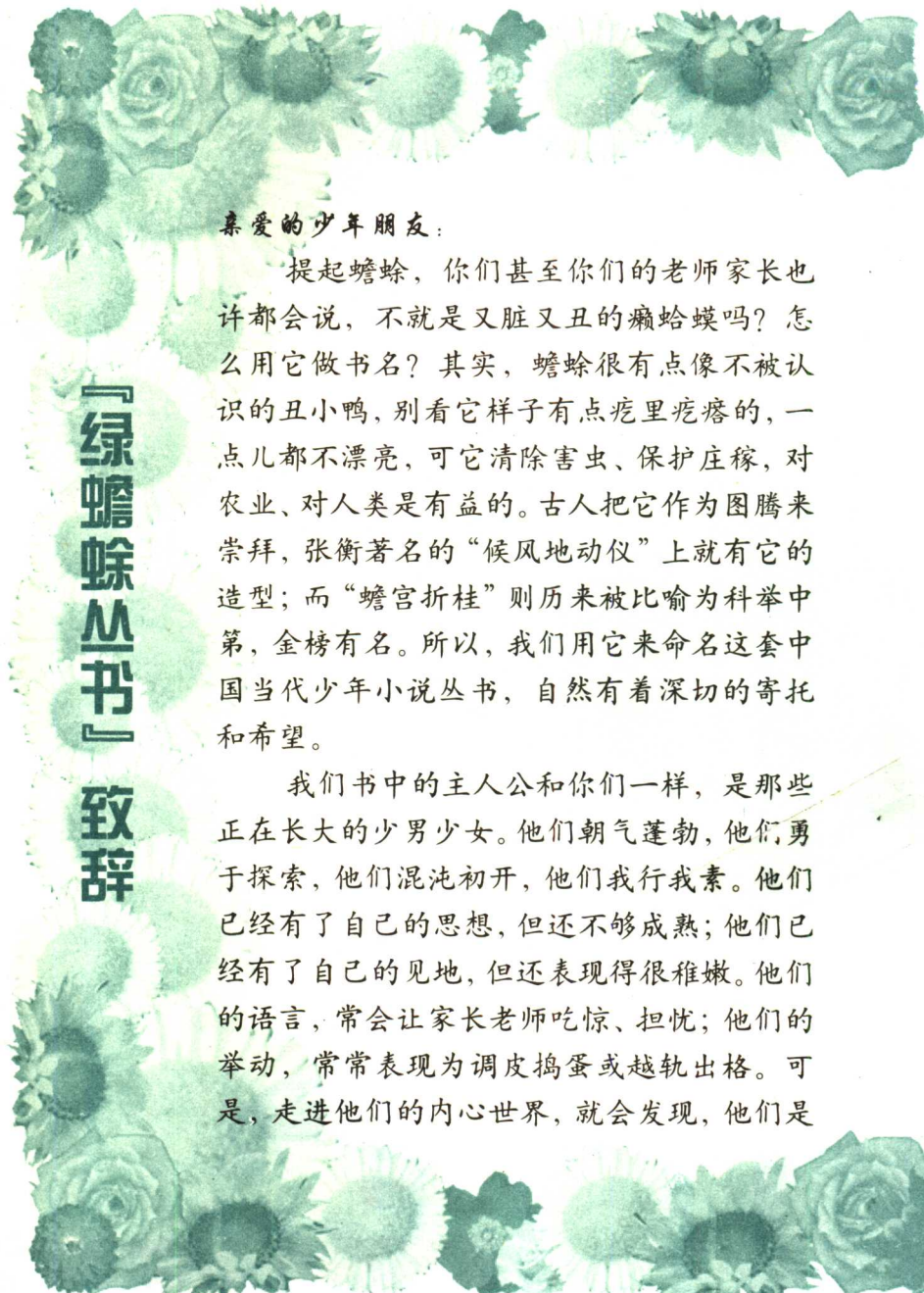
199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 定价:10.30元

ISBN 7-5434-3212-9/I·362



### 作者简介

玉清，本名张玉清，1966年出生，现在河北省香河县文联工作。1986年发表处女作。《画眉》、《有一个女孩叫星竹》等四篇作品获《少年文艺》“好作品奖”。出版有小说集《青春风景》、《红泳衣》。《风景》、《无暇》等四篇作品在日本翻译发表。曾获河北文艺振兴奖。



## 『绿蟾蜍丛书』 致辞

亲爱的少年朋友：

提起蟾蜍，你们甚至你们的老师家长也许都会说，不就是又脏又丑的癞蛤蟆吗？怎么用它做书名？其实，蟾蜍很有点像不被认识的丑小鸭，别看它样子有点疙里疙瘩的，一点儿都不漂亮，可它清除害虫、保护庄稼，对农业、对人类是有益的。古人把它作为图腾来崇拜，张衡著名的“候风地动仪”上就有它的造型；而“蟾宫折桂”则历来被比喻为科举中第，金榜有名。所以，我们用它来命名这套中国当代少年小说丛书，自然有着深切的寄托和希望。

我们书中的主人公和你们一样，是那些正在长大的少男少女。他们朝气蓬勃，他们勇于探索，他们混沌初开，他们我行我素。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思想，但还不够成熟；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见地，但还表现得很稚嫩。他们的语言，常会让家长老师吃惊、担忧；他们的举动，常常表现为调皮捣蛋或越轨出格。可是，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就会发现，他们是



# 『绿蟾蜍丛书』 致辞

那么质朴可爱，他们需要理解和关怀，需要得到应有的承认。他们就像蟾蜍一样，乍看上去可能会令人觉得别别扭扭不舒服，但细细观察、了解，就会发现蕴藏其中的真善美。谁又能说活泼好动、有自己的想法和尊严，不是少年成长的健康要素呢？谁又能说有过失和不足，甚至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不是少年成长的必然经历呢？只要有了适当的引导，给予他们必要的关心和爱护，他们是可以自我提高，成为对祖国、对社会有益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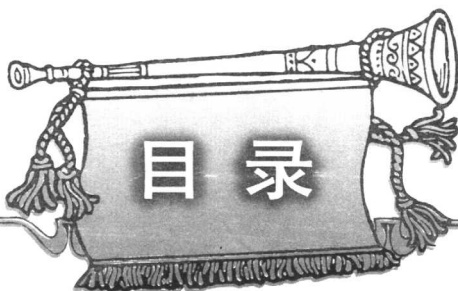
“绿蟾蜍丛书”由北董先生主编，有十位热爱少年、理解少年、深受少年读者喜爱的知名作家撰写，书中反映的主要是当今少年的生活。愿你们通过这套书，能更好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做一个生活中的智者和强者。

绿蟾蜍——是充满活力和青春希望的象征；蟾宫折桂——是我们对每一位小读者的衷心祝福。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年3月





# 目录

|                   |        |
|-------------------|--------|
| ● 画眉 .....        | ( 1 )  |
| 十 较量 .....        | ( 27 ) |
| ♣ 风铃 .....        | ( 46 ) |
| ⊕ 错过 .....        | ( 56 ) |
| 卩 与您同行 .....      | ( 61 ) |
| □ 永恒的生命 .....     | ( 67 ) |
| 𦍋 有一只鸟叫“单穿” ..... | ( 91 ) |
| ● 白毛奶奶 .....      | (107)  |
| ♣ 艰难的进步 .....     | (121)  |
| ☺ 爸当治安军的日子 .....  | (146)  |
| ■ 去听戏剧大师的演讲 ..... | (163)  |
| ● 女孩儿和蝉 .....     | (176)  |
| ■ 做成标本的小燕子 .....  | (183)  |
| ◇ 儿子，抽他耳光！ .....  | (188)  |
| ✂ 弱者刘常 .....      | (205)  |

# 画眉

HUAMEI



那个星期天，是高三难得的一个轻松日子，昨天刚刚完了月考，大家好容易能够松弛一下，回家的回家，逛街的逛街，也有几个舍不得如此奢侈，硬是顶着发木的脑袋去了教室。

秋日的天空清爽得瓦蓝瓦蓝，早晨的空气出奇地新鲜。

她也想回家，可早晨起来忽又想起已经有三个星期没有去他的宿舍，里面一定又乱成了一团，而且肯定又有一大堆脏衣服了。她在心里盘算了一下，决定先去他那里，帮他整理一下屋子，洗一洗衣服，这样用两个小时，之后再回家看妈妈。

她来到教师宿舍这一排，他的门锁着。她望着那

锁愣了愣，她有这房间的钥匙，但她是在想他为什么不在，他去干什么了？

她拿出钥匙打开门。钥匙就挂在她的腰上，与她的几把钥匙在一起。女孩子很少像男孩子那样把钥匙挂在腰上的，可她喜欢这样。屋里果然有一团乱糟糟的气味扑面而来，她微笑着皱了皱眉，轻声埋怨了一句：“真乱。”

其实她挺喜欢这种气味，这种混和他身上所有特点的气味。每次来为他收拾房间，她都会被这气味诱出一阵特殊的愉悦，她也说不清这是为什么，这气味至少可以说是让她感到一种亲近。

因此她进屋之后又把门掩上，把自己关在里面来收拾他的东西，这很是违反一般人打扫房间的习惯。

她先是收拾他的书桌，再整理床铺，帮他将被子叠上，把褥子拉平整，然后扫地。这一切做完，她环顾室内，摘下墙上端端正正挂着的一只大旅行包，拉开拉链，一股难闻的气味猛蹿出来，这可不是令人愉悦的气味了，果然脏衣服全在里面。他为了不让她替他洗衣服，总是把脏衣服藏来藏去。

她微笑着，一件件往外掏，喏，真不少，三个星期了，他是油性皮肤，又喜欢体育，衣服上满是油渍味和汗酸气。

先是外衣，然后是内衣，她一件件分门别类堆在地上，以便洗时分开洗。最后一次，她掏出的竟是两

条三角内裤，她不由得立时飞红了脸，一松手内裤又掉进包里。

给他洗了这么多回衣服，还从来没有洗过内裤。她飞红着脸，有点张惶，不知道该怎么办。犹豫了好一阵，她才终于将内裤拿出来，放在他的内衣堆上。

她说不清自己该不该给他洗内裤，其实内裤也像其他衣服一样洗，可是心理上还是有点不坦然，毕竟一个少女一般是不会给一个男人洗内裤的。

她用桶打来水，就在屋里摆开两只脸盆来洗，仍然掩着门。她洗得很细致，细致地打肥皂，细致地检视，不放过一个脏处。

她是个干活利落敏捷的女孩。这么一大堆衣服，只用了一个小时就洗完了，漂洗得干干净净，用盆端到屋前的铁丝上晾晒。

长长的铁丝挂满了衣服，衣架不够用，后来就直接搭在铁丝上。她额上冒着小汗珠，轻松舒缓地喘口气，完成了这件工作，她想着该回家去看妈妈了。

就在她搭到最后几件时，校长走过来，他是从这里路过。

宿舍前的地面被她泼得满是水，因此校长走得很慢。校长看了看她，她正在往铁丝上搭他的一件衬衫，她的衣袖高高地挽起，裸露出白皙光润的手臂，水道道顺着扬起的手腕倒流下来，顺着肘尖往下滴着。

她见校长看她，就礼貌地叫了声：“校长。”

校长“嗯”了一声点了点头，忽然问：“你是高三的学生？”

她说：“是，高三·二班的。”

校长又点了点头，又问：“这是陈路老师的衣服？”

她稍愣了一下，不明白校长为什么问得这么细致，校长转头看着他宿舍的门。

她点了下头，轻声说：“是。我星期天没事，昨天才考完了月考。”

校长看着铁丝上挂满的衣服，目光在那两件并排挂着的内裤上停了停，内裤洗得洁净极了，那上面滴下的水珠十分清澈，在阳光下晶莹透亮，但是校长皱了皱鼻子。

她见校长盯住他的内裤看，她又一次飞红了脸，心里忽悠了一下，想说句什么解释一下，嘴唇动了动却没有说，她不知道该怎么说。

校长一声不吭，两步过去推开了他宿舍的门，见里面没人就没有跨进去，返回身来又问她：“陈老师呢？”

她说：“他不在。”

“他去干什么了？”

“我不知道，我来时他就不在。”这句话说出来，她感到一阵轻松，这应该算是一种解释吧。

但是校长紧接下来问：“那你是怎么进屋里的？”

她低声说：“我有钥匙。”

可是话一出口她就后悔了，她好像隐隐有些明白了校长这一番问话的含义。

校长盯着她飞红的脸，终于来问她的名字了：“你叫什么？”

她只得答：“我叫田青。”

校长找他时，他已经多少有了点预感。那天她耽搁了回家，去操场找到了正在打球的他，对他讲了在宿舍前碰到校长的事，和校长的那一番问话。她从校长的脸色上觉出事情不简单。

他听了，沉默了一会儿，说：“没事，你不要考虑太多，你只管好好学习。今天空闲，你回家看看妈妈吧。”

但他这是安慰她，其实他心里已有了预感。

校长把他叫进校长办公室，让他坐下，校长却在他面前倒背手来回走动。

校长说：“教育局决定，你的工作有变动，下个星期你调离一中，你要尽快与接任教师办好交接手续。”

他呆了，他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他原本想校长会批评他，会追问他一些话，那他就可以解释。

良久，他问：“为，为什么？”

校长沉吟半晌，说：“工作需要。”

他哑了。他很想解释一下，可他没法开口，因为校长只字未提。如果他首先开口解释，就颇有点“此地无银”的味道。他也因此感觉到了校长的决心，此事是一点儿回旋的余地也没有了。

他从校长处回来，就开始收拾行李。他对田青说自己已被调离，叮嘱她什么也不要多想，只要好好学习，好好迎接高考。

田青掉了眼泪，但她没问他为什么调离，他俩都明白原因，但是谁也不愿说破，只能心照不宣。

田青说：“您放心，我能考上大学。”

他说：“考一个名牌，考一个不用自费的大学。”

他用自行车驮着行李出校门时，忽然觉得一种轻松，一种解脱。他想，或许这并不是一件坏事。

关于他俩的流言是早已有了的。不，也不能说是流言，确切地说是人们对他俩的看法，而且这看法并非没有依据。

最初他俩都蒙在鼓里，传言一点一点地长大，终于长成一个恶作剧的精灵。田青先是发现当与她讲话时别人的眼光有些异样，随后又觉出了班上女生对她的疏远，而这时候已经有人到校长那里去反映陈路与一个女生关系暧昧。陈路也发觉了周围的关注的眼睛。

可是这时候，他和她都做不到“收敛”。

他没法断然疏远她，因为那样对她会是一个打击。还有其他原因，他知道一旦他疏远了她，她的学业一定会受到极大的影响，高三了，这会毁了她，而他一直热望着她能考一个很好的名牌大学。同时，他自己感情上也做不到。

而她呢？也做不到疏远他，她怕那样他会伤心，他一定会很伤心很伤心。如果让他伤心了，那么无论如何也不值了。

问题在于，他和她之间从来没有明确地表示过什么，他连“喜欢”这两个字也没对她说过，她也是。真的，客观上他俩是十分纯洁的师生关系，尽管在他俩各自的内心，都比珍视自己更殷切地珍视着对方。

并且，他俩谁也没有明确地听到过一句半句的“传言”，他们对传言的了解只是无法明确讲出来的直觉。这阻碍了他俩对此进行讨论。

因此他俩就依然故我地为“传言”做着注脚。

而所有的人，没有谁真的了解他和她之间的故事。

应该从最初讲起。

他们高一刚刚入学的时候，陈路在班上第一次点名，当他叫到第三个名字时没人应声。花名册的顺序是按入学成绩排列的，排在第三号就是说她的总分是第三名，而“田青”这个名字则是陈路在阅档案时印

象很深的，她的数学成绩是全年级第一。陈路教的正是数学。

档案上的照片，是一个十分清丽的女孩儿，梳着一只马尾。陈路不知为什么一见她就很喜欢。

陈路叫了三次“田青”，仍没人应声，他仔细看过，确实没有她，教室里多了个空位。他问有没有谁知道她的情况，也没有。

下了课，他匆匆去翻档案，知道了田青的家住在本县最偏僻的一个小村，整个村子中只有她一个考上了县中。

他也说不出自己为什么会对她那么关注，并不完全是因为她的数学成绩太好了。星期天他骑车跑几十里去了那个小村，找到了她的家。

她正在家里，家里还有她的母亲，这就是她家的全体成员了，她的父亲已去世。

这时候他们应该是素昧平生，他见她比照片上更清瘦也更秀丽。环顾简陋的小屋，他对眼前这个女孩儿产生了浓浓的爱怜之意。

她没有入学的很简单，拿不出上千元的学费。

他说：“我来拿。”

田青没有推托也几乎是没有犹豫就接受了他的援赠。他跟她讲定，这事保密，不让任何人知道。他这样做是替她着想，他希望她过与普通同学毫无两样的

学生生活，不愿她有任何心理负担。

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不愿去对别人说明他为什么要帮她。他不愿别人因此认为他高尚，也不愿别人因此对他乱猜疑，其实他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能毫不犹豫地这样做，每年为她提供上千元的学费不是个小数目。

有一点他心里承认，她清丽可爱，这一点他在看到她照片时就很喜欢。还有就是他认定她将来会很有出息。

他还敢说他对她没有非分之想，没有。他只是想他这样帮助她值得。

田青，很久以后，很多年以后，以及在她的整个一生中，每每回忆起来，她都会为自己当初毫不推托也没有犹豫就接受了他的援赠而感受到一种遥远的温情，因为这“不推托不犹豫”的内涵是她一见他就那么信任他，她一见他就把自己与他的距离缩得那么小。因此，虽然后来他的死可以说是因她而导致，但她心里并不内疚，因为只要她对他有一分的内疚也是把自己与他的距离拉开了。

入学以后，他们完全是普普通通的师生关系，至少在客观上是如此。他们没有什么交往，只有两次他想给她一些钱，和别的同学相比，她太寒酸了。但她没有接受，很坚决地拒绝了。

她不想让他再对她付出。这和最初的接受不一样，至少她是这样认为。

因此那时她在班里对于数学教师来说，和普通的同学绝没有两样。上课时，她望着他，她的目光很沉静。他也是。只不过他的眼睛望向她的方向的次数稍多些，而她听他的课比别人更专注！

只不过，她的数学成绩明显好于任何人。任何一次测验和考试，她的分数都是全年级第一。

过完了高一。高二开学，又是一千元学费，他要她悄悄地来他的宿舍拿。

这是她入学以来第一次走进他的宿舍，她的感觉是宿舍里特乱，满屋子里一股浓浓的男人的气味。她注意到屋里只摆着一张床铺，便觉得这气味不讨厌。

她没有待很久，大约只坐了一刻钟，这一刻钟里她所做的惟一的一件事就是替他撕下了一大把日历，他的日历有好多天没有撕了。

没有说很多话，她从他手里接过钱时垂着头，什么也没说。她知道应该说点什么，比如感激之类的言辞，可是她害怕话一出口就会把她与他的距离拉开了。

他们相距一米远站着。

他好像是理解她。他看着她微笑，她也给了他一个微笑，便告辞了。她笑得很腼腆。

走出了很远，她发现自己手里还攥着那把撕下的